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最害怕的事情是有人来抄家。我在家里团团转。我妈妈没有团团转,她是一个从来不会慌慌张张的人,遇事的时候脸上平静,遇事的时候脸上仍很平静。难怪她给我取了“子涵”这个名字,让我有涵养,不要慌乱。

我已经听说班里有同学被“红五类”抄家了。班级的“红五类”抄自己班级同学的家。还撬开地板,撬开地砖,有的还抄了一次又一次,甚至凌晨三点到,敲门大喊:“天兵天将来!”

我站在五楼的窗口,看着马路。马路上的水泥柱路牌上不是原来的路名,而是反反复复被贴了新的路名。上午一群红卫兵来贴“反帝路”,下午变成“反修路”,到了第二天早上,已经是“红卫路”了!那些红卫兵复贴的时候,是不是都想:“你他妈的反帝,老子反修!”

扑通

梅子涵

但是“老子”我那时最怕来抄家。

其实我不是看马路,而是看马路上会不会有红卫兵来,走到我家门口,突然停下,然后噤噤噤噤上楼,冲进我家。那时我十六岁,但是已经神经质,“文革”神经质。

晚上有时也会趴在窗口。“文革”神经不分夜晚,而且往往夜晚更神经。

我问妈妈:“妈妈,如果来抄家怎么办?”妈妈看着我,不说话。她既不说“别担心”,也没有表现出担心。

我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我要先把自己的家抄一遍,首先是寻找坏书。只要是文字竖排的书,只要是线装本的书,只要是外

国书,尤其是美国人、苏联人写的书——全是我那时的狗屁眼睛里的坏书。我把他们放在一起。不敢放在桌上,怕被邻居看见。但是床底下也不安全,人家万一低下头往床底下一看怎么办?

我记得有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因为有一次爸爸在花园里散步时手里拿着它,那是一个解放前的版本;记得有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我小学的时候就翻过,知道是打仗的,但是竖排的文字里长长的苏联人的名字

让我立刻傻去,无精打采;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获斯大林文学奖的,漆布封面——《增评补图石头记》(就是《红楼梦》)是爷爷给我爸爸的,我爸爸带着他上大学,每一页上都有爷爷红笔小楷写的评点,十六本;我连线装本的《康熙字典》和爸爸的《英汉大词典》《俄汉大辞典》也统统丢入那“一堆”中。我惊恐万状地看着它们,想着怎么办?

我一次次地问妈妈:“怎么办呢,这些书?”妈妈没有说怎么办。我想烧掉。可是到哪儿烧呢?如果被发现,会当反革命的。

如果晚上偷偷丢进垃圾桶,一把被抓住,还是反革命。

我想过撕了,一张一张撕,然后丢进马桶里冲了,但是那么多书,怎么撕,怎么冲,在粪便池里不是还会被发现吗?

他妈的,我神经病了!

我还在妈妈的抽屉里瞎翻,结果翻出了爷爷的一张大照片。他是个很有钱的人,让我不明白的是他还穿着很像是国民革命军的那种军服,把我吓得想屁滚尿流。我二话不说,不和外婆商量,不和妈妈商量,爸爸那时不在家,早在远方受难,我就把爷爷的照片撕了!撕得很碎,烧了。

这是我白天干的事,晚上告诉了妈妈和外婆,她们都没有说什么话。她们没有吃我一个耳光。

一天一天惊恐地过去。没有人来抄家。但是我害怕会来抄。

2012年10月25日,江苏常熟美术馆好不热闹!因为,历经十个月的《漫画一生》华君武捐赠作品展全国巡展今天将在这里圆满闭幕!当来自四面八方的领导、同行、宾客济济一堂,深情缅怀漫画大师华君武的革命历程和漫画生涯时,我已不禁热泪盈眶……

一年来,内心千百遍呼唤着一个声音:亲爱的三子(露阳小名),你在“海国”还好吗?是癌症无情地侵吞了你53岁年轻的生命!

2011年寒冬,你忍受着丧夫之痛,抱着晚期癌症的病躯来到上海,毅然决定将你合法继承的华君武245幅漫画作品及110枚印章无偿捐献给上海美术馆。为此,上海美术馆曾在2011年4月23日举办了《漫画一生》华君武捐赠作品展开幕式暨捐赠颁奖仪式,作为捐赠人,你开心地地为开幕式剪彩。你自费邀请全国各地的亲朋好友来上海见证这个历史时刻。那天,你穿着自己亲手设计、我陪你到三里屯定制的裙装,真的很漂亮!喜悦和神采令人们不相信你是一个晚期癌症患者,也看不出因肺癌脑转移,你的半身已处于麻木状态!捐赠仪式上,你的发言低调而谦逊。你将所有的感谢送给嘉宾、送给上海美术馆,而唯一的愿望是希望上海美术馆能在新的一年里举办全国性的华君武漫画巡展,让更多热爱艺术热爱漫画的人能欣赏到华老的作品。接下来的日子,你坚强地面对癌症,走出抑郁,快乐生活,潇洒游玩。你常常对我说,要将身体养好后跟着漫画巡展

走遍各地……

2011年10月,你终究不敌病魔倒下了!那时,你仍那么乐观,主动要求剃了光头,愿意积极配合治疗。在北京友谊医院的病床上,你也许知道自己来日不多,淡定地委托

漫画艺术的无私传承

——怀念妹妹露阳海琦

我联系上海美术馆,再次将华老一生的上百册日记本、上千册藏书、大量创作手稿、书信、奖章、证书及生前创作用过的文房四宝、平日常喜爱的手表、眼镜、拐杖等无偿捐献给上海美术馆。这次的捐赠没有仪式,但更显得神圣。当时,你的右手因肿瘤压迫已无法写字,你用左手在捐赠《见证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还笑着说:刚发现自己可以“左右开弓”。这是你临终前的最后善举,也是你一生最伟大的善举!

作为华老的长儿媳,嫁入华家后,你放弃了心爱的影视演员事业。多年来,你全心全意地照顾公公婆婆,认认真真地担当华老的“私人秘书”,长期为华老整理资料、书信及照片。即使在华老重病卧床不起住院的日子里,你还不顾自己的病体,每天到医院看望、送饭,给老人家送去他最熟悉的微笑。你说,和华老朝夕相处的几十年,老人家视你为女儿,而你也从老人身上学会了正直、善良和幽默。

三子,你离开我们一年了。这一年仿佛很久很久。因为我们俩自小姐

妹情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真的不习惯没有你的日子;不习惯没有你的分享;不习惯没有你与我用不正宗的胶东话开玩笑,更少了一个逢年过节北京必去的理由。这一年,似乎很短很短。短到我没有时间细细翻看你的照片,来不及处理完你托付给我的事。这一年,的确很忙很忙。其中最重要的事是上海美术馆兑现了你的愿望,并邀我代表你出席了各地巡展开闭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专业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的积极推动下,在上海美术馆的精心策划下,在八大美术馆的鼎力承下,《漫画一生》华君武捐赠作品展于2012年2月9日在哈尔滨黑龙江省美术馆拉开序幕后,相继在大连中山美术馆、陕西省美术馆博物馆、武汉美术馆等巡展。漫画展所到之处好评如潮。

亲爱的三子,姐姐向你承诺:你的大爱我会永远弘扬。2011年冬,我带着你未完成的心愿去河北邱县,看望那些由华老亲手扶持培养的农民漫画家们。在“青蛙漫画博物馆”参观时,我被农民漫画创作者们朴实、执著和不易深深感动!我当场捐出10万元,尽微薄之力帮助那些爱好漫画的“青蛙”农民和“小蝌蚪”孩子们……

亲爱的妹妹,姐姐曾与你约定,身后都将自己的骨灰撒入同一片大海,来世我俩一定还做好姐妹!现在的你,有蓝天做伴,与大海为伍,在“海国”一定自由自在……



不要「再见」

袁山

“再见”这个词,是礼貌用语。这原本没有什么可感叹的。可有一次,听到一个孩子嘴里说出的“再见”,真是感叹万分。

那是在一个早晨,我们的住宅小区大门口,听到的一对母子的对话——年轻的妈妈亲亲二三岁的孩子说:“宝贝,妈妈要上班了,再见!”可孩子拉着妈妈的手不放,说:“我不要妈妈‘再见’。”

这“不要‘再见’”,真是“再见”的真谛啊!“再见”原本是指希望能够再一次见面。可希望归希望,其实,很多的“再见”后是不会再见的。那个妈妈的一声“再见”,母子分离最多八九个小时还可以再见了,可那个孩子还是依依不舍,不愿意妈妈说“再见”。

是啊,说“再见”时,其实就意味着分离、离别甚至再也碰不到面。譬如在旅行途中,每个人都会得到数不清的陌生人的帮助,在分别时,都会说上一句“再见”,那仅仅是出于礼貌,你有没有想过那短暂相逢于友谊后的“再见”,意味着可能再也见不到了!更何况人生,人生犹如漫长的艰苦的旅行,从孩童到老年,途中要靠成千上万、一拨又一拨陌生人的帮助,说上成千上万句“再见”,但又有多少人能够与你再一次见面的?

与人相逢是一种缘分,与人再次相逢更是稀少的缘分。所以,在和短暂相逢又帮助过你的人说“再见”时,心里最好如那个孩子一样:“我不要‘再见’!”



绿枝肖像

(中国画) 谢春彦

秋后造句

谢春彦

秋后是吾山东老家农民夫的一种节令称谓,收了高粱豆子谷子棉花就要种麦子了,忙其忙甚,亦生辛苦之乐;吾不能稼穡力耕,亦不能雅不能诗,唯尝或于仓皇胡乱写画之后的深宵,生做如下这些颠倒平仄下巴人式的顺口溜消遣,只配算是如小学生的造句了……

青春画案庭樟老,紫夜端池墨阵新。

白首乡关开大展,绿云冉冉旧溪滨。

(四)为来燕榭主人黄裳先生写照,系此杂句补白

琴心不死剑低昂,一介犹然冷观光。

燕榭黄袍谁染就,青州司马等牛郎。

洛阳有纸殊难贵,偶过南村小颜唐。

周书负来空电报,南天只剩老凤凰。

锦帆此去疑多路,忍痛闲说梦一场。

翁亦百年奇版本,红旗猎猎没大荒。

(五)为叶师浅予先生筹速写展于刘海粟美术馆,易旧句拜题

举目春申太寂寥,百年旧影总潇潇。

丹青意气英雄叶,笑把龙成一并雕。

(六)三十年未见作家韩素音女士,惊闻仙逝洛桑,昔尝有《伤残的树》赠我,哀之

汉家不死伤残树,北望深宫旧梦荒。

意气书生刘董笔,无言垂首哭洛桑。

(一)诸生宴余,即席为老报人秦绿枝先生写像系句

四海文章皮包水,太多烂货太多稀。

不拘小节天然样,最爱秦桑老绿枝。

(二)重读陈忠实君旧说部《白鹿原》,人誉之文学巨著耳,题卷末

文章鹿死谁家手,举国争说白鹿原。

惨淡关中英迈业,斑斑只演一陈篇。

(三)吾师朱怀新先生于故乡松江举办画展,九六老人依然白发素心,颂之

云阶夫子远游去,三泖九峰有鹿亲。

连理丹青怀日月,延传正色笑金銀。

下来,但她很快爬起来,拉过缰绳,蹬腿又上了马……这样的摔打她白天经历了很多次,在晚上,她找到教练又继续学了起来。

像路影一样,女兵们起早贪黑,刻苦训练,凭着韧劲和信念,她们学会了骑马和必要的马术。整个骑兵团的作战能力大为提高。

抗战骑兵

凌云

女兵们多为机关后勤和医务人员,恶劣的战争环境,使她们怀孕、生子和抚养时刻遭遇险境。她们生育孩子后多是送到老乡家寄养,骑兵团时常突然转移,许多孩子就此失去音讯,不知死活。医务人员冒着炮火抢救伤员;在冰冷的河水中洗沙巾,双手冻成萝卜状,刺骨般疼痛。许多人都患上了妇科病。

艰苦的生活磨练了意志,也催开了爱情的花朵。军医邓文秀经黎同新撮合,嫁给了团长周纯麟,黄辉也与骑兵团彭师长的弟弟彭修强结了婚,骑兵团成就了好几

那是一张泛黄的上世纪四十年代的照片,一位新四军女战士,骑在战马上,身躯挺直,两眼明亮,神情威武,令人不由赞叹:好一个骑花木兰!她叫黄辉,1940年参加新四军,是一名骑兵团女战士。

她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一幅抗战中新四军骑兵团女战士的画面。

1941年正值抗战最艰难时期,敌我力量悬殊。在遭受日伪顽军骑兵多次围剿、突袭,致使新四军受损严重的惨痛教训后,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毅然决定组建骑兵团,提升对敌作战能力。当年8月1日,新四军唯一的四师骑兵团在淮北成立。彭师长要求骑兵们:“你们上马要像蜻蜓一样敏捷,骑在马上要像磐石一样稳固,奔驰要像闪电一样神速!”首任团长是1929年参加红军的黎同新,第二任团长是在红军担任过骑兵连长的周纯麟。

抗战中,骑兵团聚集了十几名飒爽英姿的女兵:黄辉、路影、杨允贞、邓文秀、刘源、朱华、王凤坤、宋华、喻芝兰、裴文、吴杰、黄英、陈芝云、曹素清等。

骑兵团女兵不比其他部队女兵,她们必须学会骑马!

“啪!”女战士路影重重地从马上摔了



十日谈

战地百合

11月18日是大同中学建校100周年纪念日,明起刊登一组《大同百年》,敬请关注。责编:徐婉青。